



08329

刪後文集卷之三

記上

蜀山會葬記

客星山人

陳梓

古銘



蜀山先生沒八年兩孤未成童不克舉喪事破川張子
莘臯與鳳溪褚子惠公爲營費若干金己亥秋八月庚
申做紫陽灰隔法葬先生於曹家垵蜀山尊先公墓右
先期莘臯以書招余襄事余以丙子病戊午始發棹未
刻抵海昌激湖克軒吳先生先一夕至適從墓所入城
會於大東門先生時喪偶麻巾素袍於道左道欵曲旋
刪後文集

卷之三

記上

一

別去余偕范子石安登蜀山草堂門外老桑數百本蜀
山手植也濃陰如蓋池水沈碧庭花紛開憶乙酉丙戌
間嘗於斯堂較讐楊園書間從蜀山倡和忽忽若昨日
事爲歛歛久之兩孤出拜彬彬如成人余拊之流涕是
夕將發引予舟先抵墓所會莘臯惠公於朱氏寓未至
百步許聞杵聲丁丁登穴則沙土已及灰隔之半湖工
十餘人漉灰簸土盤旋踴躍皆受莘臯指揮而莘臯董
役極嚴每一版畢必以指甲驗堅否旁穴土作壽壙凡
砌磚實土籌畫精細出人意表諸工極感奮無敢怠者

俄仲方許子來克軒亦至出所撰墓志道蜀山生平良
悉相與申復慷慨薄暮雨夜半乍霽樞行六七里無恙
庚申丑刻窆諸公臨視周審焯以內皆實以沙土樞面
同法外加蓋徐築之是日雨不絕克軒題主訖卽放船
歸華臯屬余書墓碑又識數語於碑陰蓋蜀山弟南溟
早卒兄弟同穴避嫂叔嫌以蜀山南溟居中旁附娣姒
恐世遠不辨葬次也及暮灰築未及蓋華臯曰使惠疇
在今夕可封矣余昔與惠疇約先時溟灰儲君所及窆
巨舟載以來可省工役之半惠公因道惠疇課誦之勞

刪後文集

卷之三

記上

二

致不起悵惋良久夜宿嚴氏草堂辛巳黃山許子子猷
來弔與余初會余具訊季覺先生始末子猷畧舉一二
爲髮指俄別去壬午灰隔浮蓋逾尺余別華臯歸惠公
以腹疾同舟至其家二鼓矣然燭作七言二首余亟稱
華臯惠公高誼惠公曰此華臯功也余何力焉癸未返
幽湖爲諸同學述之今人有數世不葬其祖若父者有
志矣或以無力阻有力矣或以時日阻及期而封則以
浮薄鬆土作馬鬣塞責而已水泉螻蟻勿恤也祖若父
尙然况朋友乎張楮二子於蜀山非有師弟之誼特以

慕道篤時周旋其門莘臯先人之葬蜀山嘗爲之鳩工
治具莘臯感其誠於今不忘力爲營窆惠公復佐成之
可謂古人矣余受教蜀山較張褚厚且久迄無一簣之
助袖手其旁徒滋慚惶耳因志其事以爲慢葬者警

謁楊園先生墓記

余自癸未歲見姚大先生始讀楊園先生書思拜其墓
不果繼遭大故忽忽五六年罪訐冗積自顧面目無以
對先賢私心所期得努力歲月或不負遺訓一二清風
朗月偕良友扁舟式瞻堂斧亦一快事也癸巳秋得交

刪後文集

卷之三 記上

三

虎林范子巨川贈以楊園備忘錄范子讀之流涕謝曰
非吾子安得見此因訪遺像及墓所遠近明日偕范子
過周子旦雯請拜先生像又明日偕周子范子謁先生
墓棹始發霧濛濛欲雨俄旭日射篷天水碧余喜甚
舟子迷道由烏戍及午始抵村時先生季子及從媳初
歿弔之門巷蕭然庭左老桑數本云先生手植蒼古可
愛從孫聖文導余三人緣溪及墓周子出古鼎碑前燕
香斂拜低徊久之聖文質樸懋范子與語愛之甚謂余
曰真不媿楊園後人吾輩當成就之以報先生日具解

而別回顧茂林間紅葉斑斑巍然一抔不啻嵩峯泰嶽也噫先生之墓數十年來四方學士瞻謁者多矣不負先生之訓者幾人周子嘗拜之十年之前余也遲之十年之後范子甫讀其書而嚮往若此余與二子之優劣可睹矣自今以後各努力於遺編以求日新他日復登斯壟無以故我見先生也癸巳九月十三日記

邱氏存孤記

昔澱湖吳秋圃先生爲江右廉訪使與都司邱維正先生及藩司某公守正不阿同僚契合時號爲三清維正

刪後文集

卷之三 記上

四

先生後爲鹽官叅將廉能惠愛得民士心甲申後攜二子子馥子馨隱居澱湖之邵灣時秋圃先生已歿哀仲先生歲時饋問不絕嗣以母喪早卒克軒先生少孤克自樹立而邱先生身後兩子孤苦子馥一子無後子馨三子垂暮以幼子以賓屬克軒克軒不以艱窘辭撫之成立爲婚娶今有兩兒矣二兄俱蚤喪忠臣之裔不絕如纒先生之功也甲辰秋以賓過幽湖述顛末泣曰寒宗非先生不祀矣請余記之余維甲申以來勳舊世家多流離四方彼其雄心飲血抱痛含恥一身之存亡與

嗣續之修短固所不計然使所在流寓無一二賢人君子敬而愛之相與恤其孤而衍其緒忠義之鬼不血食者豈少哉克軒謹守家學聞伊洛之旨以忠臣之後撫忠臣之後特紹先志敦世好之一節耳乃區區以嬰曰爲先生頌豈知先生者因以賓之請爲書其略天荒地老松摧柏頽濯濯童山尙留萌蘖何時雨露滋灌復見叢枝高幹天矯婆娑於雲漢之表也以賓勉之

澹寧堂記

壬午癸未間吳江蟄菴先生館幽湖李子維馨之滕窩

刪後文集

卷之三

記上

五

余隨先伯兄後質疑於蟄菴晨夕無間先生時爲說太極圖及武侯淡泊寧靜之旨曰此內聖外王之學也閱數載駕水入木先生來坐東荒田舍先生氣節詩文爲藝林冠間爲余兄弟談出處嘆曰武侯儒者氣象只此三顧耳已而李子移家新溪構一堂顏曰澹寧盖有味乎兩先生之旨也新溪去幽湖不一舍余自先伯兄歿後意趣索如杜門課蒙與李子間濶者十餘年及戊申容紫薇峯始挈妻孥依外氏迓野密邇新溪李子令嗣裳吉嗜學爲兩先生高弟復時相過從李子因請余作

草堂記余不禁慨然興懷此身繫穹壤一葉浮萍耳師友聚散無常追念兩先生及伯兄俱爲古人余亦髮種種學業不進而後嗣茫如視李子嬰鑿杖鄉諸郎濟濟文孫遶膝處境若徑庭矣夫趣淡者天會焉志寧者福鍾焉李子亦旣副其名矣雖然有進於是彼世之寄興泉壑托志簡編者特偶棄於世計無復之耳且安知淡於貌不躁於骨寧其跡不擾其志乎李子盍自反其所以淡且寧者何如而本乎兩先生之旨以訓其子若孫則所以明志而致遠者固大有在矣李子其有以教我

刪後文集

卷之三

記上

六

靜愉齋記

齋之前有老梅高可三丈枝屈餓如畫著花稀而香極清遠齋後有池碧藻盎然旁植紫薇花時紅光浮烟浪魚喁喁如鳥影穿暮霞絕可愛右有大橙樹圍三尺子累累芬馥襲簾幙左朱欒一本冬落實如斗置盤几敵沈水闕一春不絕其他碧梧玉蘭鼠姑薔薇叢桂古石參錯點染皆一一清雅而主人又多藏書嗜吟咏誦讀少暇輒拈題隨意作古今體數首當其兀坐凝思儼如木雞睡龍萬籟聞然而得意疾書則輕雲渡溪疎雨洒

竹爽然自得視塵世齷齪蠅蝸不啻一映劉公所云習靜以相愉東湖可謂咀其旨而會其微矣使東湖自負其才僕僕走京洛縱得雋獲展所蘊蓄而案牘輪蹄日不暇給雖欲優游鄉里出則兩山烟景供我攜取入則一室琴史花木供我揮酒靜中之愉豈易得哉余自今春假榻於此日見林花點沼蝶栩栩度牕草別有會心不能爲外人道遂作齋記質之東湖云

六有堂記

硤川張子莘臯顏其堂曰六有屬余爲之記余自維言

刪後文集

卷之三 記上

七

不中節動多越矩宵晝且鹿鹿何論瞬息以六無之身而飾爲六有之說可乎然張子之飭其身以勵子若孫者固嚴且密也則試論其功之不易臻與名之不易稱以爲後嗣勗夫六者修身之目正家之本也不知言則窮理不精而言不足以立教不省察則修己不慎而動不可以垂法畫之所爲非分所當盡則勞而罔濟宵之所得無實之可據則危而不安且其致謹於瞬息者或涉於昏昧或入於虛無則亦存共所存養其所養而無以造於儒者之醇甚矣六有之不可飾說也且堂之剏

將以垂後而永世也養於是乎承歡喪於是乎盡哀祭於是乎致齋冠婚賓師於是乎敦禮必有善繼善述勿墜勿替有以緜衍而光大之斯爲賢子若孫矣不然者忠孝節義前人所訓飭或以爲迂濶葬祭田塾前人所建立或以爲勞攘其汲汲於宵晝者罔非聲色貨賄機巧殘虐之一途如木之撥其本而枝葉無所附壩之償其基而版築無所施何以繼業而承統乎然則修一身而家不可教非修也慎厥修而不本諸六有非學也徇六有之名而不盡其實非儒也張子所以顏其堂者意有在於是乎張子年彌高心益虛將階是而循循焉其教所由廣法所由傳爲之敏而得之邃養之純而存之熟者非余之所能測矣

永思樓記

子孫之精神聚祖考之精神以聚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則儼然愉然如將見之故祭曰追遠言噩思竭誠追而及之雖百年猶几席也張子莘臯因先人遺構之樓以爲宗祠而顏其額曰永思所以承先而啟後者其意良篤夫思如泉然源于檻泛乎江海如絲然纒

於蘭華於黼黻詩云勿替引之斯真永矣賢後人其敬勉之

養正書屋記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古聖人躬行心得立小學大學以教元子衆子下及侯國黨庠術序四海之內無不學爲儒者故治特隆焉後世教衰學廢異端功利雜然並興而人心不正自夬角操觚導之利祿所謂涵育薰陶不外舉業科第卽詩文立言垂後且不暇及况夫明體達用之具哉余嘗爲故山汪子津夫謝子南銘感嘆今

刪後文集

卷之三 記上

九

古扼腕歛歔於丙寅之秋命從子勛置聽泉山舍爲宗祠擬於其旁補構茅屋數椽爲書屋集族子弟之俊秀者訓以正學三載以來兩江跋涉斯願邈焉未遂已未夏返幽溯徐子朗行命仲子讀書於朱氏書屋遂囑余爲之記夫循名者必責其實出處不明名爲正反導而之邪學術不端名爲養適以戕其天吾不知朱君操何術以訓厥子特由養正之名推之殆非流俗之斤斤舉業科第者比矣徐子之請因書其畧以爲吾吳越之飭子弟者鵠焉

堂方徑丈餘高不踰仞蓋以茆葺牖土墻野樸殊甚且臨大衢隔庭數武爲市藥肆就醫者譁然前界水容帶四顧無一梅亦何津之足問哉梅津曰堂之北大海汪洋虹橋蜃樓變幻莫測非梅津之津乎堂之巔朝暉夕陰白雲宿簷皓月穿霏非梅津之梅乎騷人墨客有道之士談笑盈座草堂之咏遂充四壁卽故交顯達不敢車馬及吾門戴故笠易敝衣而來者非草堂之問津者乎堂之中几一榻一酒瓮二書千卷筆數十員蒼髯叟

刪後文集

卷之三

記上

十

頽然其間醉則揮桐君寫吾鬱醒則手丹鉛甲乙往古人物雖容膝湫隘勝於幙天席地矣瀕海之夫仰吾堂若層臺而獨不足子所乎余聞而笑癩而自悲生不諧俗無一塵之棲朝吳暮越蹙蹙焉何之吾將挈山妻縛把茅結鄰於斯堂之右乎問諸海若海若曰不可宜梅津之專有斯堂也遂爲之記

鐘省齋記

友人之齋鄰香海寺取杜詩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顏之曰鐘省而屬余爲之記余啞然曰省身之學無地

不然寧有待於鐘乎藉子之居不迫於招提將遂夜氣
不足以存乎友人曰非也自佛入中國而後有佛宮之
鐘吾之省正以孔子之道不著則佛老之說不息有媿
乎中而憬然覺也余曰果爾則子之省不切於身而急
於世不務補正而專於攘邪非遁則迂矣夫老佛之患
千古之積弊非一人之力所能攘也反諸吾身嗜欲之
攻取彛倫之玷闕其爲老佛也大矣然則無待於鐘而
常惺惺於方寸可也偶觸於鐘而忽若惕惕於厥躬焉
亦無不可也杜子遘天寶之難其視胡雛之猖獗或有
刪後文集

卷之三 記上

二

甚於老與佛者宿招提而有感於中豈類于後世之詩
人嘆老嗟卑憂讒畏譏而蹙蹙以終身者乎吾子且未
解夫杜子之意而遂以攘闢異學乎哉友人乃悚然謝
曰如子之說卽百八晨鐘也吾益且賴子以傳矣因次
其語以疥諸壁云

點石居記

甲子春沈子南谷授徒僧舍顏塗曰頑石居盖有感也
三月望前三日薄暮徐子耕岩邀余訪南谷遂出酒蔬
各咏七律卽用居爲韻余曰頑不加訂石難化也盍易

之以點石乎昔鄭翁主和靖書院示詩云若無人語
都歸去傳語生公借石頭前此聽講者絕少是日環拱
而傾耳者殆百千人翁之善點化人如是古者易子
而教南谷晚年得兒今甫髻鬣坐閒時向客索酒天真
藹然而近於頑庭訓之寬嚴中節固未易言也顏齋之
旨豈專爲詒生設哉夫頑不頑石爲政頑而不終於頑
石不任功此南谷之所由自勵者在正以養蒙而不徒
以高才能文期子弟也吾友徐子侶郊館珠溪教子弟
一以小學爲宗風俗爲之一變噫此何待借生公之石
而始見其領首哉沈子勉之

刪後文集

卷之三 記上

三

枕善居記

徐子朗行有小齋琴書寢食其間予旣取劉子枕善而
居顏之而跋之矣丁卯春養病蕪城枕上不寐因有感
於雞鳴舜跖之旨喟然嘆曰嗟乎善之難言也如是夫
夫舜之與跖如寒暑晝夜之相反莫可混淆而窮理之
未精往往襲利爲善終身師舜而不知自陷於跖者不
少也有如夫子之告子張也言忠信行篤敬非爲善乎
然使蘇子卿墮匈奴以二言書紳而躬踐之舜乎跖乎

又使文姬歸漢誓不適人日註列女列傳曹大家家訓
且扼腕於伏后之弑曹瞞之欲篡漢歎歔流涕乃心王
室舜乎跖乎由是觀之忠信篤敬參前倚衡善也而非
至善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善也而非至善也是以
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窮理不精往往以利爲義自以
爲舜而不知其已陷於跖也敢質之徐子屈膝五更天
鷄亂鳴時一味之

水火永思樓災記

樓構於癸亥迄今五十餘年矣張子莘臯具祭器爲歲

刪後文集

卷之三

記上

三

時祀先之所庚戌春屬余書額顏曰永思且爲之記甲
寅九月朔之夕童炊茗不戒於火災焉張子愀然謂余
曰此祀事不虔天降之罰也子盍記之以志吾過末世
士大夫忽於禮教視俎豆爲具文就今日而言祭孰有
虔於張子者乎以玷穢之身而潔籩簋亦無以格祖考
就今日而言蒞祭之身亦孰有完於張子者乎而罹災
者獨在永思易所以著无妄之灾也然君子行有不得
反求諸已昔管幼安泛海覆舟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
晏起過必在此此可驗賢者省察之嚴日用感應之捷

省過止於科頭晏起則幼安之學問密矣區區科頭晏起罰遂及於覆舟則過之大者不可惕乎張子雖處於祭而不能化及童僕使凜凜於家督之所重是亦張子之過也夫天下無不敝之物人子有不匱之思張子益勵其修以率其家人樓雖災而樓之所以爲樓者固不災也構而新之安知其不廓於前縣於後乎思之思之永乎不永是在張子樓何足云

金家環橋記

自幽湖至新溪中界陡門塘塘之北有橋焉爲北道之

刪後文集

卷之三 記上

古

通衢曰金家環橋蓋創自金氏之世祖必達公自明季官兵充斥里人懼其蹂躪特毀之事平更爲板橋乾隆戊午世孫履堅復更板橋爲環橋重祖制也噫一橋耳不忍沒其故名而慨然思紹述之况夫田宅詩書祖宗創業艱辛顧棄傲屣甘於孱弱愚蠢而不自振乎秀邑金氏爲南渡衣冠領袖今之嗣孫文章氣節克繼前徽者幾人哉吾願葺是橋者推一端以例其餘慎毋謹於微而忘其鉅也

吾鄉謝氏蕉雨軒坐四簷爲天愚先生著書之所余嘗
數過每長夏綠天障空秋聲颯然冬積雪葉疎疎如畫
先生危坐其間譜毛詩韵志東山人物散蕉雨於一邑
使人藉其蔭而蘇其暵其利溥哉久擬作小記不果迨
先生沒蕉本益固冬枯而不甚凋雪中婆娑如孤峯兀
立先生賢嗣雪漁擁敝裘焚香輯雪船吟存稿或念老
友古民作蕉雨詩寄廣陵吟聲出金石覺東南數千里
茫茫惟此一軒一船占水斷陸徜徉蕩漾于大冬窮臘
之秋興雖孤不惡矣若余之瓢寄邗江幸不挾虛夢受
人種紙寄百番錄近作素心梅歲寒居以獻

東白樓記

夜何其東未白東旣白東不自東不自東自白余嘗戲
作隱語寄故山景子秋崖轉質之雪漁子譯之雪漁笑
而不言秋崖因囑余爲樓記以申之余自丙寅篤疾以
來右半枯白目青盲不辨紅旭晝臥榻守其黑窗外南
枝挫於朔風卽不西坐面黃瘠氣奄奄尙何說之能申
哉戊辰春雪漁馳書廣陵見促余目初瘳方課童籬瓦

刪後文集

卷之三

記上

五

分菊秧月下白開函誦雪船吟大快其周行詩有云月
落書聲浮竹逕午餘琴韵度風櫺清光一帶圍東白時
有游魚出水聽蓋景子時延雪漁於此樓課諸郎也夫
其東未白也秋崖孝而工於詩其補白華極古又喜繕
錄諸遺民集或黏已和作于樓壁并四方遠近名人佳
什篆八分真草黃白五色箋四隔皆滿客至遊目諷咏
應接不暇嘆爲詩藪令嗣文光文謨年少嗜學工詩文
每月上漏窗竹影稜稜小雨初霽蟬聲乍歇呼兒誦昌

刪後文集

卷之三 記上

十六

黎南豐文或少陵北征紫陽感寓一一闡示蘊奧俄而
續燭論野史忽歌忽哭漏三十下不倦俄而鷄喔嗥遙
望海氣濛濛有鶴鶴嘯林間雪漁曰此何時公便跂足
思且耶乃就枕如是者歲以爲常然則東海之濱曠矣
而僅此一樓有兩賢焉抱其悲憫之懷以跌宕於殘潮
冷汐之餘此余所謂東旣白而東不自也然濱海吉貝
村何地無樓而惟此一樓坐兩賢焉講求於韓歐李杜
切磋於何王金許以淑諸友朋而傳諸子孫此余所謂
東不自而東白白也景子問之執謙曰此以贈雪漁子

可余何敢余何敢

貞白樓記

清白吏子孫天下諸賢統庇吾鄉尙之翁獨曰不然知人論世未論清白當先問何代吏使吾先世在西漢爲新大夫在東漢爲大將軍私人雖號爲清白孝子慈孫奈之何哉因題其所居之樓曰貞白介雪漁子請爲之記余聞之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易友言曰貞固紫辭曰貞觀貞明貞一書曰萬邦以貞洪範曰內卦曰貞又謚法外內貞復曰白爾雅秋爲白藏易白賁无咎說卦

刪後文集

卷之三 記

七

巽爲白疏風去塵故潔白也又植物有女貞木花白而香冽余嘗和謝晞髮冬青樹引有貞心照月白如雪之句克軒爲之擊節然則世人好言白而不本之貞者非真白也貞而白白非徒考工繪西方之色而有骨以爲之幹如玉栗然磨不磷而後皎皎不可汚如蛾媚之冰千載矚然秋陽之鑠失其烈不然縞之白供衣粉之白佐黛六出之白化水卽萬花之冠如梅而爲風所開復爲風所落矣豈楊子所屬望於賢子孫者哉况楊子不以名其堂而顏其樓樓曠乎東海之濱不必當室之白

而入窗玲瓏不必虛室生白而萬理瑩徹其教子孫以
守先訓而敦粹白之行者正欲其窮理爲先務如釋名
所謂貞定也歸於貞定不動惑而已矣此余所以歷証
夫取義之源而爲楊子昂也余固東海白髮處女也他
日杖方竹登斯樓君家翁頭縷縷白雲楊子肯爲我誦
斯文邀壁月浮一白乎

定泉書舍記

幽湖自先君子移家今七十五年皆賃屋居余自先伯
兄沒後歷春風遯野蔣逕又五六遷憊極矣旣而施生

刪後文集

卷之三 記上

六

割宅結鄰意大愜擬作十年計而賃屋主忽以宅售人
遂不得已賣田卜居定泉矮廬六七間顏曰定泉書舍
堂面南壓於鄰垣終歲不見日當北風長號滿室凄然
三伏麪坊牛矢達鼻觀如百里養牲時每侵曉東家猪
聲慘然如孟母訓孤日內子嘗抱外孫女與傍枕說三
遷故事吳慧甚笑曰他日外婆添孫當更置宅耶然門
臨正東瀕水鷺鴨曝日戲萍藻隣有薪僧鄉船蚤泊共
老農話晴雨較豐歉或蠶月采桑船鱗集說三眠大眠
頗似遯野五年前倚高竹望隔橋叢薄雞犬譁然也值

堂東南隅隔墻古桂花時香撲几席與諸生講無隱之
旨僞釋迥判罕有解者燈影相看萬籟沈哦誠叁句別
有會心耳嘗作定泉詩寄故山雪漁子辱和云智者中
藏寂空明定後泉狂飈吹大地止水抱中天又云春來
驚浩蕩源遠接洪濛門外沿緣者枯槎未許通適夜靜
雨後吟此門外一老漁罾魚聞余歌亦唱月子彎彎相
酬答客在坐撫掌曰此不足當白家嫗哉次晨遂書於
東房竹牖下

廣仁義學書日記

刪後文集

卷之三 記上

九

虎林布衣黃子樹毅明參議公汝亨六世孫也工詩文
八分嘗遊京師名大震因遍謁王公貴官募經史子集
以公同好有力者隱襄其事遂得數萬卷歸立廣仁義
學書目鈐義學印爲公物申當事凡遠近貧而嗜學者
令裹糧假讀或請歸則署名於冊限時日繳逾期邑宰
得以官法治之始也道以德而終齊以刑不已苛乎雖
然杜暹云鶩及借人爲不孝藏書家固有鑄玉章標冊
首以戒子孫者矣噫此衰世之志也吾嘗見俗之號嗜
書者往往假入秘卷入私橐其主索歸則多方誤之不

曰轉假則曰八亂帙需後期甚則曰偷兒將去教兒曹
矣充其曖昧之隱萬一慷慨大度不數數與較或遲之
久而健忘或變故他徙甚則同好猝病中風死永爲吾
家物矣未書本以資窮理力行而流弊乃至爲穿窬奸
宄不可哀哉由是言之黃君不煦煦爲仁而裁之以義
固有大不得已者較常平社倉之徒濟人飢而無關於
問學者其相去不更逕庭哉或曰黃子之爲此得毋名
實兼收以陰利後昆者天下事久則滋弊數十年後安
知此萬卷不中飽黃氏耶余曰九州之廣孰肯募書以

刪後文集

卷之三

記上

辛

救人者好善如黃子而病其好名利已得不使爲善者
懼哉吾所患者黃子誇多鬪靡不寓區別精要之義於
廣取博覽之餘其弊將至釋道典藏稗官小說惟人之
所好是循名爲嘉惠後學而適以藉寇兵而齎盜糧於
世道人心正可憂耳吾願九州之學者善法黃子募其
所當募而假其所不得不假以擴其德慧術智要歸於
學問之正則黃子之澤庶幾遠且博矣是爲記

淑芳塾記

淑六藝之芳潤今之帖括家輒假以自文余謂舉業可

以博科第潤或有之芳豈易襲哉夫惟隱居村僻積書
滿家訓子弟耕讀不屑屑於科第者雖蓬門草舍其臭
如蘭矣余外氏遯野之西本支居花園其先有譽卿翁
者累石蒔花疏泉結屋延師其中課子弟顏之曰漱芳
塾屬梅隱范君作隸書甚奇古余每造遯野輒乘輿過
塾倡和或酒闌揮筆窠旁觀每爲絕倒二村兒私語門
外曰吾昨午間與汝弄樹上鵲巢正類此一夕嘗顧渚
茶客至縱談古今事強余說漱芳義余時方醉戲作隱
語曰子知有三難三不難乎客訝問余曰以塾名而讀

刪後文集

卷之三

記上

三

非聖之書則失其所爲教非塾也讀聖賢書而不本諸
躬行僥倖功名徒玷名於穢史非芳也號爲躬行而無辨
義之功得糟粕而遺其精非淑也夫不思三者之所以
難亦不知三者之所以不難而實踐之塾中有賢子孫
因吾言而繹其義不徒求稱其名而更有以推廣之如
范文正之贍族鄭義門之家規義田義塾潤沾子姓而
芳流乎奕世將以老人所謂吾生不獲與三代此事
猶堪式萬方者非虛語矣是豈特一弓地列花木竹石
供過客遊展之賞嘆而已哉容唯唯退方行起整襟謝

曰此固家諸阮所服膺乎古民者也遂書以爲之記

胞與堂記

昔姚子勿亭名其草堂曰安懷屬爲之記余謝不敢三
十年後館揚州得幽湖劉子復齋手牋玉章曰胞與堂
適與門下說西銘遂申胞與之義以質諸復齋曰安懷
非聖人不能而胞與則人人同具然學術不明各泥僻
見偏於同胞者誤以管蔡爲姪且偏於物與者翻以梟
獍爲鳳麟唐太宗推刃同氣而曰胡越一家齊宣不忍
釁鐘而功不至百姓梁武手弑其主而斷死刑涕泣宗

刪後文集

卷之三 記上

三

廟越爲犧牲此皆倒行逆施大背乎西銘之旨者也昔
紫陽初見延平時務爲籠侗宏濶之言好同惡異喜大
而恥於小先生詔之曰吾儒所以別於異端者理一分
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紫陽反
覆潛思乃大有得於是精察明辨循序漸進故其學本
未兼該細大不遺爲孔子後之集大成其得力於師門
之授受者微矣後之學者茫然於分殊之大義且流爲
墨氏之兼愛而小儒猶推崇之曰此紫陽後之一人也
豈不悲哉夫孝弟爲爲仁之本不親親無以仁民不仁

民無以愛物復齋孝於母連喪三子而以此顏其堂可謂無所爲而爲矣秋夜挑燈讀史重有所感爲究其弊以警世之侈言胞與而不忠不孝不弟者

環綠軒記

余去秋辭廣陵之席擬挈妻子歸故山不果今庚午春課蒙於漱芳塾去定泉十里而近桑麻雞犬與塵市差隔塾坐荒圃古木竹石間蒼翠環列意頗適也已而歷穀雨登齋東南隅畧約望四野新綠藹然有觸於先儒觀雜籬可以知仁之說誦五柳會心忘食語曠然有得

刪後文集

卷之三 記上

三

念五百里外汝湖雪船杳不可卽復爲惆悵俄扁舟泊門則峽川張丈莘臯見訪袖示雪漁子書述吾姚張子敷榮書齋名環綠軒小竹圍繞陰森可愛軒後蒔雜花前楹以大石盆貯石筍高五尺旁植矮竹七八竿甚雅淨軒制甚樸自其祖仲英公顏以遶綠其尊人遵湄公更遶爲環因屬余爲之記夫蒼間黃之謂綠春主木木屬青黃主土受木之剋而反佐之爲用暮春以前紅白之妖麗勝而綠則隱而未顯自桐始華蒨始浮冷色漸稀萬綠畢呈由元而亨而衆著于嘉之會太和之氣粹然

於兩間環宇內皆綠爲之醞釀焉綠者天地之仁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凡有志於求仁者味環綠之義不穆然而有會乎吾聞張子事親孝親善飲而不亂張子亦克肖能文而敦行不惑二氏及青烏家言翠陰之下日具綠尊履苔痕挹竹光以娛親顏所謂熙熙然與物皆春者固已裕乎環綠之原矣至若玩物適興則几陳結綠庭栽萼綠觸情寫志則編研綠字琴調綠綺非其餘事乎彼世之齷齪者閉松筠於別墅置故綠而不問逐榮名於人海涉軟紅而無辭

此殆等於蛾綠之閨淑采綠之思婦而已其敢涉此軒之所而與聞乎風月無邊庭草交翠之旨哉余客幽湖兩世矣鄉前輩貝清江曾爲友作環碧來青諸記所云挹空翠於几席之間來清颺於嘯歌之頃亦云盡致矣然環碧因乎水而溝澮之盈易涸來青因乎山而終南之徑可羞曷若此軒之因乎花木竹石者處則日哦其間求志以具乎仁之體出則入荒我聞擇君以達乎仁之用爲隨所遇而各足乎張子或猶自詡其密邇四明而環夫海也則余之說反隘矣願質之雪灘

洗硯圖記

余夙有硯癖且癖於洗硯每晨起盥面訖輒以蕉蓐沐諸石日爲常或他事及賓客間之輒耿耿蓋龍尾縱不漬墨亦不廢洗端則膠膩非頻洗則宿痕不去著紙無光而石亦枯而不澤其需洗也彌急石本生於水日沃之則子得母氣猶人之學充於中而著爲粹益也余自庚子館蔣子東湖來雨者三載軒之前有池水爲之黑及來姚江江水鹹不中洗泉澗又距書齋遠每憶來雨一閣筆輒下階就池弄旭光月影荇藻空明墨雲淡蕩

刪後文集

卷之三

記上

五

群魚煦沫吞吐爲之神往已卯夏返遯野東湖寄題洗硯圖出自長興姚君用筆雅淡神氣逼肖東湖工琢句所謂佻毛洗髓與年俱進者於斯圖見之其偶顏以洗硯豈類余之玩物而滯於迹者哉夫嗜欲深者天機淺今而後余將以洗硯者洗心矣姚君若來山中爲余作不洗硯圖可也

刪後文集卷之三終

刪後文集卷之四

記

客星山人陳梓古銘

渡夏蓋湖記

自虎林渡江紅葉尙少及樊江嘗菱成五律一午渡百
官江買一葉經夏蓋湖是日風小晴山含翠白波如練
野鳧出沒蘆渚間須臾由羊山口入望兩岸紅葉五色
畢具近復變幻如朱如鱗血如蕉葉白如墨如醬如碎
錦著塵土不可端倪未霜降已爾爾十月當如何爲之
狂喜薄暮抵小越訪謝子式南於袁氏日飲齋與主人
及安共談至夜分式南工書出老坑研賞玩云甲辰潮
患室廬飄蕩僅存片石耳兩童子煮茶迭進因成五古
一次晨飯而別抵齋則從子庶咸變後伯觀病復垂絕
舉家相對流涕興趣索然矣丙辰重九前一夕書於臥
雪軒燈下

白雲書屋看菊記

九月晦雨初霽山城霜葉半酣率門下過白雲書屋圃
菊方大開紅紫燦爛植石闌中無籬瓦分灌之勞亦不
甚剪裁或一本綴數十朵較世俗則樸方之五柳東籬

粗枝亂葉又太華矣先儒所謂屬厭而已主人蓋深味乎此坐少頃復遍訪有菊之家遶城西及僧菴而歸無出白雲右者憶重九前自虎林渡江書田姪嗜奇卉庭列數十種皆不知名後圃時菊悉購諸外洋時尚含蕊各懸小牌記佳名觀者預爲艷嘆余意弗許也朱虛侯云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寧獨怨於菊哉雅淡如白雲有冒雨尋者扣此扉誰曰不可

四門話別記

館故山七載與汪謝二子交最密雖周行四疊間隔不

刪後文集

卷之四 記中

二

數晤然郵筒越日輒通知面談也明年將館幽湖計此行或間三年二年非展墓不得會合齒向暮念諸老凋喪唯朋友觀摩差自慰藉乃舍之五百里之外乎冬十一月七日得謝子書云汪子昨來宿蕉雨余遂興勃勃曉霧將雨卽持笠趨四疊行數里日光爛然午抵雪廬汪子方手一編下酒謝子以室病向爐煮藥劑見余至皆大喜謝子曰曉夢與先生談易果不虛矣汪子曰君一去當數載此來得生寧馨兒聽泉山舍煥然宗祠當大快矣然爲君計幽湖有豪傑則故鄉可割否則買田

守壘長策也余曰故鄉不可舍况有豪傑如二公乎汪子笑曰縱不豪傑獨非知已耶余爲之黯然謝子因出楊園傳集批及雲耕稿相訂証飯後忽微雨余遂起拜別三人各洒涕不能起送之溪口佇立良久亦含泪無一語二公悵然返余遂乘雨歸行數里復開朗望海山烟翠可掬夕陽疎籬雞犬閒閒結鄰之約敢終負二公哉夜坐臥雪聞蕉上雨聲不欲寐書此寄四疊以爲券

定泉夜語記

辛酉暮春望後一日從子欽陶過余草堂時目疾渡江

刪後文集

卷之四

記中

三

就醫具區而返因出汪謝二子詩慨然敘別踪兼以南陽宋詩鈔屬點從子有硯癖遂偕至尋源閣觀藏研主人之子先以新篁讀易小照屬題展視甫兩三頁而虫書鳥迹友人書忽觸於目不覺失笑硯不及觀還至草

滿字

堂月已上爲浮一白欽陶曰冊頁畫具雅好也而疥此一幅得不令人作數日惡耶余曰某君昔肄此意謂指日玉堂而竟客死山右徒留今日語柄無一善藏拙者可哀也夜行半挑燈共覽謝文侯彬畫卷人物點綴古氣盎然如瞻鼎彝欽陶曰午間在尋源目加痛此刻乃

灑然雅俗之判美疾藥石可等視哉余爲誦鄭雨梅詩
年過五旬方學語胸羅萬卷不知書對坐悵嘆窗下雞
三號乃就榻

梅津招侶圖記

梅坡下何舟舟所載琴書樽酒外無長物也舟之上蓑
笠坐右挾槳左手招客於敗蘆殘雪之外者何人吾友
汪子梅津也噫誤矣此天地間此江山此梅花風雪唯
梅津得享之余與公同臭味尙隔處兩江外不獲歸汝
仇牙沙鷗半席則自余而外更何侶之可招而僕僕若

刪後文集

卷之四 記中

四

此噫誤矣往者謝子雪漁寫寒江獨釣圖彼豈故離侶
而立於獨者招之不來則歛衽袖手退耳梅津曰吾何
忍吾何忍吾有樽酒須吾友傾之吾有琴書須吾友鼓
之誦之公等不屑招耳漫謂此天地空谷也信斯言也
余與雪漁何其褊哉

飛鳳堂燈下讀小學記

乙丑三月十七日病起挑燈爲諸生說小學遂朗誦數
篇恍若二十歲時侍先母側與伯兄共述朱壽昌事不
覺流涕燈影蒼涼覺先母先兄聲欸可接也辛巳距今

四十五年先慈見背已三十九年先兄去世亦三十二年矣而愴聞懷見一夕相通歎歔掩卷有不忍終讀者且予今六十有三正先君疾卒之年也多病之軀縱復苟延而頭白無嗣先兄所立猶子煥近飢驅之淮上托於胥吏予弟欲以燕後我雖愿而資鈍不可以繼詩書吾宗之衰至是爲之永夜不寐曉起書此志痛云

九月朔夢記

乙丑八月晦夜閱文清讀書續錄三鼓倦就枕忽聞剝啄聲啟戶則峽川張丈莘阜也扶藤杖笑而揖曰君每

刪後文集

卷之四 記中

五

嘆六十無兒乃欺我令嗣癸未生今四十三有諸孫能作詩矣予大駭且泣且笑不能對丈卽握予手出門行數十里林壑幽邃若深山中竹籬茅舍諸孫果候門俄而偉男子果出髯酷肖予迎入室跪而泣曰兒初不知七尺爲大人遺體也遂出酒肴揖丈上坐予對飲數爵陶然諸孫各呈小詩律絕諸近體予謂丈曰黃口乳未乾不務實遽學吟耶諸孫各悚息退予方與丈談劇欲洗盞更酌忽門左一犬踉蹌入几下聞西鄰譁聲連呼曰大蟲來大蟲來予驚起不見丈臥坐西牖蕉葉鳴踈

兩雞初鳴蟲遶階唧唧不輟噫嘻夢耶非夢耶憶壬子
丈爲余購桃葉余已未買越婢歸又數馳書定泉望予
生子良切今別七月而見於夢且幻一無形之子若孫
以慰予於千里之外丈眞仁人哉晨盥爲濡涕書之

曾笑夢記

先儒云夜卜諸夢寐余生平俗夢頗少而夢二人獨多
十九先君見背待先君日淺又十二年而先母謝世故
夢母獨多於夢父而每夢則必當初喪或臨窆或棺蝕
蟻漬水而謀遷崎嶇岩壑中甚或隱隱遺骸髮膚有不

刪後文集

卷之四 記中

六

忍言者往往失聲大慟而覺丙寅五月朔爲先室姚氏
諱辰余生子阿鼎而殤爲之惻惻夜臥夢羣從子欽陶入
四明得高原俄遷先母柩至柩底垂脫大呼而起涕潑
潑枕席不寐申旦嗚呼使吾二人各以大耄終天年奉
色笑久夢必怡怡奉觴豆弄雛戲水使吾二人蚤獲吉
壤土厚水深灰膠沙固夢必在茂松叢柯間拜起舞蹈
又使吾生之後有相知通緩急擇吉兆以妥先靈夢亦
必不時時見朽棺殘槨槌胸頓足也雖然猶幸有此身
有此身之心猶有此不祥之夢也予不及見王父而見

王母然一歲之中夢王父者亦數數年老多病遠客去
先人塚墓千里而遙萬一風中暑鴟晨不保夕不知敗
棺殘槨更得幾夢而此能夢之身一旦如蛻而化求此
敗棺殘槨依稀夢王父王母者何人哉何人哉人之將
死其言善曉起書此寄欽陶或時時爲子若孫述吾文
庶幾寒食荒山風風雨雨有登我先人之壟而爲之歆
獻醉一尊者乎嗚呼痛哉

三海記

硯之小而適於用惟海之制能虛以受余案間創三海

刪後文集

卷之四

記中

七

制一端坑大僅七寸池極深足揮灑巨幅名曰方海秋
葉作窠名曰蕉海亦膩而容墨多最小者博僅三指長
五指蓄墨半杯許晨起磨五七匙供竟日用不竭質潤
若澄泥實曠村之佳者名曰囊海蓋便於行爰也噫余
自己亥以來十餘年間蹙蹙四五徙今寄居遯野老梅
下殆貧無立錫而富有三海亦云豪矣然薄劣無所知
識稍稍拾前人唾餘作數十種書又不幸委之灰燼卽
書亦草草酬應未入古人堂與不知海負余余負海也
頭旣白於問學一途若涉大水無津涯海乎海乎其何

以滌我之垢而循委以溯源乎時雨新霽偶折甘露萃
洗蕉海書此志嘆

香風斧硯記

余自弱冠得龍尾硯求端坑可匹者絕少壬子冬過盛
湖得從子光啟紫玉水蛙頗愜意癸丑館故山黃子岐
周出老坑蕉白一方玉質木體滑軟而膩旁亦微蛙面
有青花螺暈及淡金星昂在紫玉上數倍喜欲售之岐
周曰公何知硯之深知岳之淺也遂舉以贈余謝以小
啟并書千文及草訣爲報攜之幽湖周子且雲曰此佳
石當裁作斧形以意授良工琢之余因銘其側曰負屨
則相秉鉞乃將何如嚴褒誅於野史恣樵蘇於荒嶂手
鐫行楷見者無不摩挲愛羨余嘗自詡龍尾後幾無硯
不輕量天下石哉由此推之賢人智士抱奇不出老死
淹沒者何可勝數卽是硯也不遇余兩知己其不終辱
於市肆郵塾者幾希矣余故慶斯石之遭爲世之官人
者風焉

腎海記

近世號爲澄泥硯者皆礪邨也產於蘇之靈巖品在端

刪後文集

卷之四

記中

八

歛下然書家亦不可不備蓋倉卒揮巨幅或堂額取其發墨驟耳余舊於新溪農家得五寸許者琢而銘之後爲方程金甥攜去癸丑秋過張子漢木盃見有剝落床脚者良質也因乞歸通體開深池象腎故曰腎海此三海之外又一海也銘曰天一之源腎爲海伎巧所出煥精彩旁有小心是真宰人身血氣心知之險皆火也沉郁乎詩書浸灌乎禮義非所謂壯水之源以制陽光者乎則茲石也固我之良師友哉

兩赤壁畫扇記

刪後文集

卷之四

記中

九

仇英實父畫人物極工所見便面絕少文待詔工書而蠅頭楷亦不多得向寓遯野外舅出示金篋兩面前後赤壁英手筆也東坡須眉如生山石烟樹迥出塵外尤可珍者待詔年八十八各書一賦僅方逕寸半字細如髮絲而筆畫端麗神妙幾不可測錢牧齋嘗來坐老梅下擊節謂兩絕奇構余不喜仇畫爲有匠氣今當以書傳矣文人遊賞一時遣興而千百載下畫者書者各爭其勝文辭可以不朽必有故矣若牧齋非近日坡翁亞哉讀其文而扼腕而惜之者殆十人而九也噫名節之

於道也豈直藩籬已哉

巨蟒記

孟秋望後一夕汪子津夫過山房納涼葵菽間問此間叢薄有蛇乎余姪孫起鵬愿而力農其弟行賈吳門寄二萬錢爲兄締姻近吉期纔入日晨起登厠毒蛇嚙其趾醫莫能療閱二旬遂不起可哀也憶余自滇南扶先君柩回柩首懸二小燈行瘴霧間晨失道方左右尋索忽兩燈如炬前迎且大喜謂得柩卽之乃巨蟒舌閃閃如火焰頭高與人等直逼人不過二三丈爾時胆極壯

刪後文集

卷之四

記中

十

謂已然事退縮何益僵立待之蛇忽轉首疾去風颯然震林木津夫言此時目亦如炬兩手拄脅凜凜若對蛇口童子侍立拱聽者皆吐舌不能收余爲之慨然舊有句萬里葬親汪孝子使孝子葬蛇腹中孝子之親得安駟萬里哀然四尺今在吾越哉然觀於汪童子之力農而愿而獨不諒於蛇也則何以故天道常與變錯雜於兩間而莫測也有如是夫

龍種魚記

八月杪渡江攜囊貳金魚二十餘尾龍種者六道死其

五餘一色黑目閃閃如珠蓄臥雪軒下游泳蘋藻間獨
不與群魚伍或投粉餌衆浮水爭啖不一顧也初謂偶
然閱旬月猶是余有感焉魚無知之蟲耳號曰龍特以
目籠之魚豈自別爲龍種哉而非我族類則獨往濁來
目中無魚也彼世之儼然鬚眉而蠅營狗苟闕然羣處
者亦何顏哉

梅實記

梅之品高於百花人皆知之乃其實亦大異凡果子內
子未嫁時所製鹽梅越今廿七年矣啟封味如新以治
滯下久虛者無不愈凡諸花果得梅汁則色味不變蓋
酸歛之功所過者化比於君子堅忍厥德不獨自淑而
有以及物世之愛梅者毋徒賞其花而忘其實也

西齋木香棚記

齋坐棚下頗幽黑叢蛟蚋增植海棠不茂然花時馥郁
經旬折枝惠鄰戚餅供且數十家伏暑架濃翠旭影從
蔓枝罅射聖壁萬顆圓如畫太極絕可玩雖酷熱風疎
疎諸生竟夏無袒裸者木香之托蔭豈淺哉范獻子云
人之有學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况君

子之學乎世有輕薄兒閱數十卷書能操觚作古今體
詩便目無長者嬉笑嫚罵自矜任達人畏之如荆棘刺
眼憎之若夫娘子惹衣袂其賊物亂俗甚矣園丁飯午
急礪爾斧

秋葵記

花瓣單而巨徑六寸者莫如秋葵色鶯黃可愛心寸許
卓然中立其開落榮悴盡一日不爽候嘗晨折一藥置
水中丞向辰已漸放午而足日昃漸收薄暮盡卷若帶
凡花開落皆以漸而形么麼人不可坐而待也葵其炳
然可據者乎君子之涉世也小而日用大而出處若此
花與時偕行而已不與焉者何人哉太陽炎炎含蕊不
肯發入夜隱晦冥蒙舒萼吐瓣自矜香灼灼者不少矣
葵乎吾知免夫

盆梅記

廣陵張氏本西人巨富其弟庶常也癖嗜梅治數百盆
益悉古窰窰有一座值三十萬錢者梅皆奇種不可名
狀丁卯春日預榜門雅集三日東西廳曲房精舍羅列
承文玉几佐以雅具兼設佳茗名醞能咏者卽席唱酬

一郡誇其盛予以跋不及往客來曰吾郡瓊花無雙芍
藥甲天下不聞以梅何水部東閣一枝盛開耳梅花嶺
史閣部葬衣冠地存其名今無一本惟蓄以盆則千百
里可購而致特聚之無力不免與孤而韻減非張君之
癖而雅博求諸名盆奇石不足以盡梅之興真大觀也
余曰古來咏梅詩至孤山而後難其人故宋人有聞說
梅花不要詩之句蓋梅之高潔卽吟咏且不易稱況可
拂其性蟠屈而修飾之以供俗子之玩好乎夫不諳物
性者不可與玩物梅所契者粵羅浮浙西溪殘山窮谷

刪後文集

卷之四 記中

三

淡烟疎雨自開自落於天荒地老之秋暗風襲肌寒香
委地了無一車馬之迹過而問焉梅之素志愜矣若元
墓之近姑蘇遊舫雜沓猶謂此生不幸托根非所誰謂
此世界之廣陵梅所樂見第以名審隆之名香祀之而
壹鬱偃蹇者遂強爲嫵媚聊以自慰乎噫誤矣客忿然
作色曰先生迂人對花啜茗慣作殺風景語下階折砌
梅一枝而去

黃楊記

乙丑秋霽步齋前玩諸卉木瓦盆黃楊一本高三尺餘

離奇天矯具尋丈之勢余愛之甚題五律一首吟再四
涕忽湧因取洒葉間日斜照津津然冬別去改歲大病
私念移根入晦曠句非黃楊讖耶余殆與此君訣矣旣
而力疾赴齋黃楊故在病起撫其柯春極寒不敢徙簷
外闕穀雨風漸和呼童舁置庭右猶蒼然也每逾宿輒
搔之色漸橘疑問客客曰果死宜葉脫矣公無憂至兩
旬驗之竟死葉終不脫余黯然流涕成七古吊之客曰
飛鳳樹何以當公詩不材而材之無以全其天矣噫余
昔居蔣街西鄰黃楊高數丈未幾被伐徙遯野黃楊當
窗高五尺陰陰如織及反幽溯夜被盜斫去今茲千里
客游賴爾以慰晨夕復背我死楊厄我耶我厄楊耶古
云厄聞固然斯楊歷幾聞不死而獨厄於寅之閏耶可
悲已因錄兩詩於末誌其歲月爲之記

毒草記

浙人宰東粵地產草毒人死幕師徐烈憫之募而焚焉
民爭應至充堂署一夕師督令次子稍苛取草試師師
遂死楊園先生云一方之草木自足治一方之疾病豈
知一方之草木又足殺一方之生靈非人力所能齊也

師不學無術欲以利民而適以自斃悲哉令之子弑師而令不問以酒罷官次子夫婦俱夭遂絕天之殺人亦何必毒草哉

義僕記

阮子松巖歸自南亭爲予言北俗強悍多荆軻聶政之流邑中張某巨姓也娶某氏生一子繼某氏亦生一子張某死婦欲殺長子置毒餅餌間次子洩其意而走之匿某宅婦愈欲殺之門下僕某趨撻善擊刺使之往僕曰此大事必得重賄乃可婦與之數百金一夕僕騰屋

刪後文集

卷之四 記中

主

入某宅呼長子曰母使來殺主若何長子股慄不能語僕跪曰主毋恐奴敢殺主耶然奴去復有至者若何不若避之乃負之出至旦不覺也遂挾其賄與俱逃母卒乃歸兄弟友愛如故今俱爲達官余聞而異之夫弟之愛兄天性也如僕者一悍夫耳而善處人骨肉之間非特忠勇過人其慮事周密豈荆軻聶政之流哉使當時正言以責主母身之不保何有於主不然却其賄而逃主終不可免也以義若此以智若彼世之食君之祿而賣君之國者獨何心哉

虎記

廣陵一叟率兒遠幕歸道楚中一夕假宿寺樓時十月望方倚窗玩月忽風起山木蕭然一虎躍入後園坐鉅石上俄大哭聲慘於猿俄舒尾鞭背數百下良久乃去父子震懼不寐申旦道士登樓具盥漱驚告以故道士笑曰此間常事何足怪問虎何哭也曰虎性健忘當食人不知爲人食之覺晚矣然食人爪獨不化陰陰梗胸次當清夜月明必大悔大哭謂天地好生而我食人罪當萬死百鞭自罰以懲厥後然當風發威震而適遇人故態復萌矣噫後生每事健忘頻復頻失者何以異哉然吾謂天旣生人不當生虎生虎而不生健忘之虎則凡虎一生一食人猶可言也天知虎之健忘而生虎不絕非虎之健忘而天之健忘也嗚呼天之健忘也豈特一虎哉

馬鬼記

故人姚子希顏鬻菴先生嗣也弱冠以嫌疑事叔肆夏欲置之死逃之自下月中行演武場羣馬逐之甚怪每回顧馬輒息足前行復然素有膽氣遂大聲疾呼還逐

之馬頓絕迹乃悟其爲鬼也余嘗贈之詩云妖狐白日
含沙射胡馬清宵逐影來喜曰他日作我挽歌可也又
嘗言客烏戌夜半聞鄰家水埠群鴨譁甚開窗叱之鴨
皆沒水絕響馬耶鴨耶老槐生火人血化爲燐何足怪
耶古稗史載靈鬼月夜聯吟多佳句甚至狐精阿紫說
太極性理宛然洛閩夫有道之世鬼不靈無道之世物
物能崇恒理也至談西銘演小學又變中之變矣余讀
林霽陽說燐脫屣招之卽稗集然則厓山而後鬼滿區
宇脫屣者誰乎秦檜侂冑似道諸人非千古之罪魁哉

刪後文集

卷之四

記中

七

宇風兩頭蛇記

吳門客過談醫偶及葉君天士云葉始學醫好絲竹與
狎客遊病家招之多不赴洞庭富家僅一女勝掌珠患
心痛痛則厥久始蘇以絲竹爲媒致葉診視葉遽曰此
不治症去還家枕上熟思悔曰此巨商正可得名奈何
自絕秉燭觀書者數夕悟曰得之矣扁舟重訪主大喜
細按之出丸令服又以藥塗壯婦右掌心囑曰服丸後
必便便時陰戶有物下用藥手握物消息之勿令斷亦
勿令退入卽私與之金曰吾更有賞如其言果得赤物

如兩頭蛇其上半尙蠕蠕活疾遂起以是大獲名江浙
推爲醫仙雖畢生癖男寵及蟋蟀揮霍之餘歿年猶擁
貲三十餘萬蛇之功偉哉余於方書涉獵淺不知前此
奇病曾有是否抑葉素狡獪陰募人詭說奇症令四布
聳吳兒至今嘖嘖耶然考漢書說醫車上蛇多類此世
間幻事儘不少姑記此質之瘍科之淵博者

黃金鼎几記

小春望命門下搨八大山人硯銘味其字畫之古雅爲
神往一生忽持小檀鼎几至高五寸許鼎已亡存其銘

刪後文集

卷之四 記中

支

董予宰也銘曰於以陳之清廟兮對越在天於以齊之
夏商兮匪珣則璉千秋萬世出沒於蓋載之間噫斯物
斯函兮其羅閱乎古今之秉巨觀者將一惟小年之視
大年後署史官董其昌銘小方印曰昌几足背中勒云
天籟閣秘藏珍玩入分署曰嘉禾項元汴蓋子京家寶
也陳繼儒書曰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敲浮雲寶
鼎見兮色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
靈德兮彌億年未跋云漢武帝時灑湖出黃金鼎班固
作此詩以薦祖廟者卽此是也越今千有七百禩而神

物遞相傳寶光彩陸離青綠剝蝕爲世重器今爲吾元
宰所珍乃錄班作於下以見寶鼎之顯晦云同邑陳繼
儒謹跋用眉公小章亦精雅可愛第董銘璉上聲而叶
天則誤於蒙師也唐時尙詩學而昌黎諱辨治天下治
平聲而讀雉况元宰哉夫自漢武至元宰千七百禩而
金鼎猶存眉公可謂善附會矣自眉公及今不及三百
年鼎亡而僅存其几又安知斯鼎之必爲巢湖哉雖然
物之眞僞不足辨有文人之文以傳之物雖亡可千古
矣若斯几因鼎得銘因銘之者爲元宰而人爭榻之几
刪後文集

卷之四

記中

九

之存亡不可必而余之文傳鼎不能傳几不庶幾乎後
有好事雅人安知不以斯記爲珠櫝劍匣壽之棗而并
榻之者
愈瘡記
丁巳夏聽泉山舍病瘡不愈諸生書桓石虔齊桓康名
貼帳間或吟少陵血鬪驪句俱不效余乃端坐誦文文
山正氣歌亦如故因憶笈間有岳公送張將軍北征詩
遂作大幅草書懸壁整衣冠焚香朗誦者三覺丹田隱
隱如火灼俄通身蒸煥汗如雨次夕遂霍然諸生以爲

神後有客瘡傲行之復不效余笑曰客固非心岳公之心者安能讀岳公之詩而望其已疾哉鬼不畏余而畏岳公之詩余可媿已鬼畏詩而并畏誦詩之余余亦差自慰矣雖然公在天之靈方謂黃龍痛飲壯志何如乃堂堂四十字僅以止小兒啼已凡鬼瘡不重公之悲哉

丙申中秋集漱玉齋記

歲丙申景塘子館安村張安之漱玉齋齋有花數百本值秋繁青黃碧綠皆可人意景塘以書來招余自失怙恃繼以鵠鴿之痛名園嘉圃非弗愛戀而獨行踽踽遇

刪後文集

卷之四

記中

三

欣成悲蓋杜門不遊者十年矣重景塘之命張翁復勲
勲遣從子具榜迎因邀時君屠子崙表張子崙表以事
不至鄭博也適來遂放舟抵村時八月之望秋暑復作
葛衫羽箠連袂入室翠竹夾道叢桂舒秀籬隙吠豹桑
巔鳴鷄直擬天台桃源也張翁率諸季子姪相見皆樸
遯溫雅彬彬有古風翁故與先伯子交感舊聞諷愴然
久之月旣出置酒花筵拈韻成古詩若干旣醉踏月田
間稻垂垂風露溼衣裾弗惜也尋復遶池行聞池魚噉
萍草唧唧可聽及反齋夜過半始就枕明晨請辭翁固

留談論彌日薄暮復飲筵下忽驟雨颯颯至如坐孤蓬
中聞江潮耳目俱爽少焉雨止月倍皎潔酒興益勃勃
各鬪新令集經典牙咏諸物漏三下未睡諸君請余記
遊余不敏敢以一言諡古名山勝地皆賴人以傳自有
中秋以來酣歌羣飲代不乏人而登天柱飲水調落落
不朽者卒百不得一諸君志之植爾根茂爾枝研經窮
史飭身砥行而藏器以待時余雖駑力尙將賈勇以從
諸君如其志本務末玩愒歲時譬如妖紅艷紫徒以供
玩好嚴霜既零有立槁耳安知今日之集不與時輩綠
尊紅妓酒食相徵逐者等乎諸君幸不迂余言余將以
自迂者迂諸君也

刪後文集

卷之四 記中

三

08329

刪後文集卷之四終

